

国会血案

【美】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钱永霖 译



47.5352

DLM
C-1



国会血案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著
钱永霖译

国会血案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著

钱永霖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航天部西北信息公司电脑排版 西安方新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8 字数 200 千

1988 年 5 月第 1 版 198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280

ISBN7-226-00279-5/I·93

定价: 2.58 元

1

这是他最心爱的工具。

它有一磅多重，绝大部分的重量集中在精雕细琢的象牙手柄上。从手柄的根部到锥尖共有六英寸的刃锋。

就在昨天他还用钢丝绒打磨过它。他经常打磨他这一行所用的工具。他为那些工具而自豪，在他眼里它们就如同外科医生的手术器械。他明白，如果没有它们，他就不可能在他从事的这一行里出类拔萃。

他后退几步，审视着自己的作品和握在那只肌肉发达的大手中的那柄心爱的碎冰锥。他完全不象一般人心目中的雕塑家，浑身上下显不出丝毫艺术家的气质。他的身躯魁梧硕壮，很象一个斯堪的那维亚人。在他那颗硕大的头颅上，除去遮住两耳的几缕灰黄相间的软发和头顶心盘旋向上的一撮杂毛外，几乎是寸发不生。

再去掉一点儿之后，他自言自语着。他掂了掂手里的碎冰锥，把作品的右侧又刮去了一层。一旦投入到冰雕创作之后，他就会始终沉浸在一种欢乐之中，那是一种感受到碎冰锥精确地击中要点时所产生的欢乐。他能够用碎冰锥在几秒钟之内分割一块冰，也能象现在这样，轻巧娴熟地雕出一只角，或是突出一座冰雕的轮廓。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把冻结

着的水变成他所希望的一切。

为了获得透视效果，他又后退了几步。不错，他对自己说，只是还有一处稍嫌不足。

“真不赖呀！”餐厅里的一位工作人员在他身后说道。话音使他分了心。他的头猛地一颤，感到锥尖刺穿了左手拇指的皮肤。

“妈的！”他看着自己的手骂了一句。伤得并不重，皮肤上只是破了一个小洞，一滴细小的血珠从里面冒了出来。

“真对不起。”餐厅工作人员连忙道歉。

冰雕家笑着摇了摇头：“我已经有好多年没刺伤过自己了。”他把碎冰锥放在桌子上，锥尖上还沾着他的血。“反正活儿也干完了。”他说着用嘴吮着手指上的血，收拾起他用来装工具的一只黑皮包。他常说：“这就象个外科大夫的皮包。”

他最后看了一眼他的作品，然后转身走出了宽敞的宴会大厅。

“他把碎冰锥忘在这儿了，”那位餐厅的工作人员向一个刚从厨房里出来的同事咕嘟着，“这也不足为奇，他把自己扎伤了。”

另一个年轻人低头看了看碎冰锥，笑着说：“他幸好没有扎在要命的地方。这玩艺儿可是能杀人的哩。”

中午整十二点的时候，参议员凯尔·考德威尔走进了参议院的餐厅。他情愿早点儿来用午餐，因为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占到他心爱的一张桌子。那张桌子坐落在远端僻静的角落里，从那里可以看到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当然他可以象别人那样要求无论他什么时候来那张桌子都要留给他，但他却没有那样做，因而颇得餐厅服务人员和管理者的好感。他并非不愿意享受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和拨款委员会主席的身分相称的特殊招待。事实上，他和其他同事都很乐于接受，但好象只有他受到服务人员特别是餐馆服务人员的特别关照和青睐。有时，他也反复思考过，想来想去大概是因为他在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念书时为完成学业曾在饭馆当过服务员，因而在感情上比较容易和他们接近的缘故吧。

“考德威尔参议员，”餐厅经理招呼道，“今天您看上去真精神。”

“谢谢你，查尔斯，我也觉得挺不错的。不过，每当秋季的第一场寒潮袭来时，我总有这种感觉。午饭有什么吃的？”

“今天是佛蒙特日，参议员先生。”

“真的吗？那我非得吃薄煎饼和枫糖浆了？”

查尔斯笑了起来：“当然不，参议员先生。”他翻了翻带来的菜单，“今天我们这儿有水余菜①、牛肉布丁和石灰烤鸡。”

考德威尔进了餐厅，径直走向他的那张桌子。他一边走一边抱怨说：“我从来就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每天非要按照这个州或那个州的风味来安排午饭的菜谱！有豆汤吗？”

“有的，先生。就您自己吗？”

“考德威尔拉出一把椅子：“不，我儿子和我一起。”

“太好了，还象往常一样？”

“请吧。”

他在桌子下调整好腿的位置，把一只滑落下去的黑色长袜提了起来，然后在膝头上铺好一块白色亚麻布餐巾。他发现深蓝色西装的翻领上有一点白色的尘埃，就用手掸掉。众所周知，凯尔·考德威尔是国会里最讲究服饰衣着的人士之一。华盛顿的一位专栏作家好几次都把他排在她的年度最佳服饰者名单之首。在弗吉尼亚大学念书时，他穿不起考究的衣服，在他那些家道殷实的同学中间颇感窘迫。大学毕业后，随着在仕途上的平步青云，他的衣着服饰也几乎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困扰。

他朝坐在另一个角上的一位参议员招了招手。那位参议员桌子上刚刚上了一大盘凉拌虾，这是应那位立法者的要求每天空运来的鲜货，专门为他保存在参议院的冰箱里。厨师特为这种虾调制了一种特殊的调味汁，用西红柿、小萝卜和

①水余菜：一种用开水将蔬菜煮熟，再配以肉、鸡的吃法。

黄瓜作配菜。因为是那位参议员自己弄来的虾，所以午餐便不用再掏饭钱。还有本国出产的水产特权阶层，都可以享受这种特殊的待遇。

查尔斯端着一杯圣母玛丽酒回来了——酒在参议院餐厅是不供应的。“这杯是为了你。”考德威尔说着举起了酒杯。

“为‘红皮队’^①。”查尔斯说，“昨天晚上他们赢了。”

“是的，我和我儿子也看了比赛，棒极了。”他发现他的儿子正站在餐厅入口处的走廊里，便站起身把他招呼到桌前。

“比赛太精彩了！不是吗，爸爸？”

“是的。今天上午的约会赴了吗？”

“当然，我想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我可以利用一下另外一个委托人。”

他们点了菜，参议员点的是豆汤，儿子要了鸡。送上开胃酒以后，考德威尔问：“你哥哥有消息吗？”

他的儿子摇了摇头，吃了一口沙拉。父亲望着他。他们长相酷似，都是瘦高的身材，一头浓密的头发(虽然老凯尔的已经变得银白了)。他们都有一双碧绿的眼睛和一只鹰隼般的鼻子。小凯尔步其父的足迹，也从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在两家甚有声望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也办起了自己的事务所，业务蒸蒸日上，而且渐渐转到了院外活动上。他的委托人包括三家工商社团和一个致力于通过政治上的努力改造社会的基金会。父子俩都深知，把委托

①红皮队：华盛顿一支著名的棒球橄榄球队。

人吸引到儿子的事务所来的是参议员在国会的显赫地位，因而他们都谨慎地避免着公开利用这种竞争上的优势。

“谈谈你的新委托人。”参议员说。

“其实也没什么可谈的。那是个规模不大的商业团体，代表美国的手表制造商，是个一盘散沙似的联盟。他们要求对日本实行贸易限制，就这些。”他的笑里含着嘲讽，“今天上午，又遇到了那种情况，总是这样。因为我叫小凯尔，他们就以为我是长子。没办法，还得告诉他们实情。他们那样问，弄得我也无可奈何。”

父亲笑着抹了抹嘴。他本来是想把他的长子叫作小凯尔的，但最终不得不顺从了妻子的意志，没用了她父亲的名字。老先生名叫马克·亚当，是弗吉尼亚州一位杰出、显赫、家资万贯的地产主兼实业家，其家族的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杰弗逊^①。所以他们的长子就叫马克·亚当·考德威尔。两年后又添了第二个儿子，父亲的名字凯尔便传给了他。

午餐的最后一道菜，老考德威尔要了朗姆排^②，儿子点的是甜点心。

“最近遇到中意的人了吗？”父亲问。

又是一个无言的否认。小考德威尔不愿让他父亲过问他的社交活动。他们兄弟俩还都未成家，虽然比较而言，小凯尔的社会活动还是相当活跃的。在这个待字闺中的秀女如云

①杰弗逊：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②朗姆排：一种西式点心。

的城市里，他算得上是个条件出众的单身汉。在华盛顿一些半官方性质的社交聚会、晚餐和募捐会上，常常可以见到他陪伴着某位名门闺秀。出人意料的，倒是他父亲时常表示出希望儿子能成家的意思。薇罗妮卡·考德威尔似乎十分满意她的小儿子在社交圈子里优哉游哉，而对她丈夫的主张经常报以一晒。

“后天，在你母亲为我举办的晚会上，你准备带人来吗？”

“不知道。爸爸，我肯定是要来的，这难道还不够吗？”

参议员连忙扫视了一下四周，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他儿子话里的抵触情绪。他把身子从桌上探了过去：“你吃错药啦？”

“没什么。我忽然想到，这是了不起的妈妈为您做的，可我净听到一些冷嘲热讽的言语。您应该感到幸福，她是那么爱您，为了您的荣耀，她愿意献出一切……”

“我知道，我知道。”他这么说，一方面是表示他知道，实际上是更急于转变一下他们眼下谈的话题。他明白儿子说得对。尽管他对艺术并无特殊的爱好与鉴赏力，但仍然在各个委员会里尽力争取增加表演艺术和创造艺术在政府预算中所占的份额。这一切都深得他妻子的欢心。今年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用在了考德威尔表演艺术中心的建设上。

凯尔·考德威尔决非等闲之辈，他诚实正直的美名也是牢不可破、不容置疑的。事实上，他妻子生活里所热衷的艺术中心，已经得到了它应得的一切。在她的密友贾森·德弗

洛昂斯(为了她的利益,他一向是一马当先)和董事会的协助下,她通过各种正当的渠道申请到了基金。在华盛顿社交圈子和艺术家阶层中同时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多头并举的私人募捐运动,又为联邦政府的拨款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总的来看,中心的财政前景是前所未有的明朗辉煌。薇罗妮卡·考德威尔为感谢她丈夫在国会所做的努力,便把这场私人募捐运动冠以他的名字,自己则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也是她为什么一定坚持后天晚上要在参议院最大的私人餐厅为他举办这次晚会的原因。参加者包括来自艺术中心各部门的代表,凯尔的一些密友,以及他的家族成员。考虑到对外宣传的需要,还邀请了一些经过挑选的新闻界人士。

他们起身离开已经开始拥挤起来的餐厅。考德威尔在几张桌子前不时停下来,问候几个朋友并把他的儿子介绍给他们。最后他们来到走廊上。

“现在你去哪儿?”父亲问。

“去事务所,晚饭前我还有个约会。”

“是和委托人的?”

“是的。”

“下午我在委员会参加一个会议,有几件议案,然后去看大夫。真希望今晚你有空。我知道你母亲很想和你一起吃晚饭,她有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她今天出去吃晚饭,然后去中心。”

“噢。”

“我早上给她打过电话。”

“噢。”

他们走了几步，小凯尔开口道：“爸……”

考德威尔停住脚步，望着儿子。

“他们还在准备对那些宗教团体搞听证会吗？”

“谁知道……参议员麦克卢恩似乎反对……”

“难道您不能想法制止吗？”

考德威尔惊奇地扬起了眉毛：“那并不是我份内的……”

儿子的脸沉了下来，嘴绷得紧紧的。他的表情和他母亲生气时的样子象极了。凯尔·考德威尔一直强烈地讨厌他们那种表情。儿子终于开了口：“那是您份内的，是我们大家所有人份内的。”

“改天晚饭时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吧。我去会议上要迟到了。”

“您根本不关心……”

考德威尔四下看了看。他儿子的声音太大了。“我们回家再讨论这个问题。好，谢谢你能来。这顿饭我很快乐。”

“我也是，好吧……在您的……庆功晚会上再见。”

父亲望着儿子，寻思着话里那所含的嘲讽的味道。那是否仅仅是由于自己的想象呢？



莉迪娅·詹姆斯谢天谢地，演奏总算结束了。对于海顿，她从来就没有特别欣赏过，虽然他的某些交响乐作品她还算喜爱，比如那部把回旋曲和变奏曲交织为一体的《第101号伦敦交响曲》。

她的目光扫过坐得并不是很满的音乐厅，停在演奏会的赞助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妻子也是莉迪娅的好友薇罗妮卡的脸上。今晚，她的脸上洋溢着欢乐。薇罗妮卡对弦乐四重奏有着特别的偏爱。

“太精彩了！”薇罗妮卡起立鼓掌时高声赞道。刚刚奏罢海顿《“剃刀”四重奏》（作曲家曾用它跟一个英国人换了一把新的剃刀，因而得名）的乐队成员站起身来，向台下鞠躬。

坐在莉迪娅身旁的那个男子叹了口气，搓了搓他的喉结：“海顿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件事就是同莫扎特的会面，从那以后，他所有的作品都提高了一步。”

莉迪娅笑着，把一只手搭在克拉伦斯·弗斯特——希姆斯的胳膊上。别的不说，至少他是她的最后一位钢琴教师。虽然后来她终于放弃了早年想成为音乐家的梦想，转而从事了更为实用一些的法律，而且干得颇为出色。她曾经责怪他

对她的粗暴态度最终毁了她的音乐前程，但她终于能认识到正是他严格的要求和不留情面的批评才使她变成了一名出色的律师，而不是个平庸的钢琴师。

稀稀落落的听众站起身，鱼贯地走入厅外的回廊。弗斯特——希姆斯说了声“对不起”，便侧身进入拥挤的人群，朝男厕所走去。莉迪娅望着他罩在宽大的棕色粗呢西服下的那副骨格突出的高大身架：“一个很有风度和自制力的男人。”无须否认，他对她很有吸引力。

“莉迪娅！”

她转过身，发现薇罗妮卡·考德威尔正站在她面前。

“啊，你好，薇罗妮卡。我非常欣赏今晚的演奏。”

“我也一样。每当我聆听海顿的音乐时，总能体会到他娶了那个可怕的女人所忍受的巨大的痛苦……你看上去可爱极了。”

“谢谢。”莉迪娅感谢着对她的恭维，她自己可一点儿也不觉得可爱。在事务所里熬过了这艰难漫长的一天之后，她几乎都来不及梳理一下头发，只匆匆换上了一件米色的亚麻布外套，弗斯特——希姆斯就开车来接她了。

“凯尔来了吗？”莉迪娅问的是薇罗妮卡的丈夫，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即使有他出席，她也丝毫不会感到惊奇。凯尔·考德威尔虽然不是音乐会的常客，但还是对他妻子所热心的事业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心给予了责无旁贷的支持。

薇罗妮卡朝走廊那边一个人招了招手，然后说：“没有来，他去看比赛了……棒球还是橄榄球我也搞不清楚。”

“准备好了吗？”弗斯特——希姆斯从人群中挤到莉迪娅身

边，问道。

“好了。”

“好，那咱们就去喝杯白兰地吧。海顿的东西太干了，听得我真有点儿喝了。”

“你别胡扯了。不过好吧……晚安，薇罗妮卡。”莉迪娅说。

他们刚想撤身溜之大吉，贾森·德弗洛昂斯来了。他穿着一件绿色的天鹅绒外套，宽松的白衬衫，打了一条棕绿两色相间，带佩兹利旋涡条纹的宽领带，下边穿了条皱皱的灰色便裤和一双棕色模压底鞋。莉迪娅一向不怎么喜欢贾森，嫌他有点儿太……不过他办事的干练在华盛顿艺术界的圈子里也是出了名的。其所指的是为艺术筹款募捐的本领，薇罗妮卡·考德威尔就特别欣赏这一点。在有些人看来，贾森还算得上伶牙俐齿，巧舌如簧，而且是个手眼通天的人。弗斯特一希姆斯曾经把他称之为一个未注册的院外活动家——其实他是想说“未注册的妓女”。克拉伦斯是很有自己的见地的。

“你好，贾森。”她开口说，“你看上去……挺不错啊！”

贾森双眉一扬：“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这样好，我怀疑这是不是回光反照。”

“听你这么说，我心里真不好受。”她收敛起笑容说道。贾森把手伸给弗斯特一希姆斯，后者却在握手前把它细打量了一番。

“咱们走吧。”他对莉迪娅说。

她点点头：“好吧。再见，薇罗妮卡！问凯尔好。”

“我见到他会问的。嫁给一个参议员是不会有家庭安乐的……对了，莉迪娅，凯尔的庆祝晚会你来参加吗？”

“当然。”

“你呢？克拉伦斯，也来吗？”

“我是决不会错过的。”除非他能想出一个借口，但他怀疑自己是否有这种能力。

莉迪娅和克拉伦斯来到麦迪逊饭店的酒吧里，要了两杯白兰地——他要的是轩尼诗^①，她要的是雷米·马丁^②。这时，酒吧里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顾客了。他们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啜饮着小口矮脚酒杯里的酒。

莉迪娅打破了短暂的沉默：“今天晚上我真替薇罗尼卡难过，克拉伦斯。”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很喜欢她，一直是这样。尽管她很富有，婚姻美满，事业成功，可她失去得太多了。在她身上，我发现那很难引起我的过分激动。”

她原谅了他。在他粗暴生硬，玩世不恭的面具下隐藏着的是一个古道热肠，意志坚定的人；但对于蠢才和那些夸夸其谈的家伙他却是毫不留情。而那两类人恰恰在华盛顿占有相当的数量。他对于自己也严肃得令人生畏。

四年前他突然认定自己从四岁起就在弹奏钢琴，是虚度他的年华。他下定决心从此不再打开他那架斯坦威牌钢琴的

①轩尼诗：一种酒名。

②雷米·马丁：一种酒名。

盖子。显然他信守了诺言，不管当时他立下那个重誓时是醉得多么厉害。他是个能够唤起灵感的教师，他的许多学生都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因此他认为自己缺乏演奏的天才，而教那些有天赋的学生才是他最能够做的。她尊敬他，崇拜他，也许还有些爱他。她自己也弄不清……

酒吧里，一个男人已经毫不掩饰地向她表示出爱慕。她私下里曾对自己说，这是酒吧里绝大多数男人们规律性的举动，特别是酒已微醺之后。现在她仍然这么认为。莉迪娅刚过四十岁，她曾经结过一次婚，但那是在她二十一岁的时候。婚姻维持了两年。她是在音乐学院认识她丈夫的，他是那里的一位很有前途的提琴手。

实际上，她对自己的外貌也甚为欣赏。她知道是优秀的遗传基因赐给了她颇长、丰满柔软、富于女性魅力身材，经常性的锻炼(那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狂热，而是长期的持之以恒)，使她的身段至今仍保持着良好状态。

莉迪娅和克拉伦斯都有苏格兰的血统。她头发又黑又密，她的家族起源于因弗内斯，而他的老家还在爱丁堡的更南面。他那白皙的皮肤使得任何人都不怀疑他是个苏格兰人；然而她的肤色却黑得惊人，以至于她经常被人误认为是犹太人或意大利人。她那黝黑的肤色，是从她家族的法国祖先那儿承袭来的。

她又喝了一小口白兰地：“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吗，克拉伦斯？……听点儿爵士乐。”几年前她开始对爵士乐发生了兴趣，后来变成了一位如饥似渴的唱片收藏家。她还极力说服薇罗妮卡·考德威尔，使她相信只有爵士乐才是美国唯一